

資治通鑑

冊九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六起疆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

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

戰死守式又翻兒五兮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

晦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

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下選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

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

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

比毗至翻

良苗盡於

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

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

石變為和玉

賢曰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礫即狄翻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

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略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

內也

鄭氏曰蕭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

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

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

賈誼服賦之言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



獸之求也

獸於鹽

夫欲民殷財阜

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

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鍤薄之禁

賢曰鍤刻也音口結翻

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

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

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

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瞰苦鑿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變

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

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

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

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

板築之間

卒讀曰粹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如驪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

官徒蘇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呼火故翻

使愁怨之民響應

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

言雖錢大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寇益陽

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

韓續為司徒

續以善翻

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

雒陽收考授

調雒陽令收考之也

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

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今從范書

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

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不

雨未定也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

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

廣成苑在河南新城縣

遂幸上林苑此

林苑在維陽西

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

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

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

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暘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其事分著前後

龜臨行上疏曰

臣聞三辰不軌

言二辰之行不順軌也

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

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爾雅翼鷹好揚

隼好翔故以比尚父之武

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

墾

墾秦音翻賢曰墾音墾又音確土薄也

民數更寇虜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租更同

室家殘

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

穡荒耗租更空闕

賢曰更謂卒更錢也

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

垂撫循之恩哉

焉於虔翻

古公西伯天下歸仁

古公亶父避狄去邠居岐

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

復扶又翻

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

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

懼逆上

旨取過目前

過度也

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悍下罕翻

又侯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

單與碑同盡也

功業

無銖兩之效

十案為銖二十四銖為兩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

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

將半

長知兩翻

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

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去羌呂翻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

中郎將校尉

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翻校戶教翻

簡練文武授之

遽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租賦也更役也更工衡翻下同

寬赦罪隸

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

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

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

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為于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言重足而立也省息經用

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按

傳即護匈奴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

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

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

桓陰與和通誘音西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

類翻所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

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谷蠡音鹿黎詔

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

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考異曰袁紀元康元年四月

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

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

毀國威挑取功譽沮在呂翻賢曰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音徒了翻不為胡虜

所畏坐徵還以种暲為度遼將軍种音冲暲工老翻龜遂乞骸

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復扶又翻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

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省悉景翻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

食七日而死東都之臣以死攻外戚者鄭弘陳龜二人而已种暲到營所先宣恩

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

獲質於郡縣者質音致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

由是羌胡皆來順服暲乃去烽燧除候望去羌呂翻邊方

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蠶陵賢曰蠶陵縣屬蜀郡

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三月復

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夏京師

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執姊順

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蔭庇也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恣極奢靡兼



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

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鮮息帝雖迫畏

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

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

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

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

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女世婦二十七人

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后益憂恚恚於秋七

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賢曰

温和聖善曰懿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二皇后冀祖雍封乘氏

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膺襄邑侯弟不疑穎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六

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

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

資洽通鑑五十四 漢江 孝宣皇帝 五 漢書 局聚

也校戶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賢

教翻也樹置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調徒歲時貢獻弔翻

皆先輸上第於冀賢曰上第乘輿乃其次焉乘繩吏民證翻

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請罪謂請求百官遷召皆以脫罪也

先到冀門牋檄謝恩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

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

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宛於之官辭冀冀賓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

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元翻

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比部必翻又毗

朝闕謂補朝政之闕也自侍坐以來坐徂未聞稱一長者臥翻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寐翻連次也補

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

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



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

時之運功成則退蔡澤之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鮮息今大

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縣讀高枕

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若

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

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

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好呼與

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

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

從事使移檄禽捕也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

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

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

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人從才涿郡崔琦

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

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

身爰暨末葉漸已積虧貫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

割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螿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

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襄如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

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深切故具載之撫音呼風讀日調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

樂聞譏諫之言樂音洛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

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塞悉則翻杜蔽主聽

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

指趙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

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希翻

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讀曰豫帝既不平

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

宣生女猛從才用翻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

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

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賢曰沮壞也恐尊害敗宣

意不從其改梁姓也敗補邁翻遣客刺殺之刺七亦翻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

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音毗至翻又音毗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

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

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小黄門史小黄門之掌書者也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

善小黄門史左官與梁不疑有隙官工喚翻又音縮中常侍徐

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眷翻瑗今從梁冀傳常私

資治通鑑 五十四 漢紀 孝宣皇帝 七 中華書局聚

忿疾外舍放橫

孟翻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

朝直

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

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

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

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

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

齧倪結

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決勿復更言

復扶

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

使憚入禁

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憚入自

具瑗敕吏收憚以輒從外入

欲圖不軌

言欲謀逆不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

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

丞郎

尚書左右丞及尚

書郎也操七刀翻 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廢

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廢中與省約但置一廢曰未央廢主乘輿及廢中諸馬後又置左駿令廢別主乘輿御馬

未央廢卒騶二十人右駿廢從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

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盱音

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

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

人校戶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

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為于是時事猝從中發

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

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資治通鑑五十四 漢紀 孝恒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壬午立梁貴人爲皇后追廢懿陵爲貴人冢帝惡梁

氏惡烏路翻改皇后姓爲薄氏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久之知爲鄧香

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

瑗左館唐衡皆爲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

世謂之五侯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館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仍以館衡

爲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賢曰尹勳

宜陽都鄉霍謂鄴都亭張敬山陽曲鄉歐陽參脩武仁亭李璋宜陽金門虞放寃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以大司

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大鴻臚

梁國盛允爲司空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顛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

則先自有盛姓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

位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行下孟翻海

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

服滂普郎翻少詩照翻嘗爲清詔使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



注云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使疏吏翻

案察冀州

滂傳曰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

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

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塞悉則翻

會

詔三戶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

屬令史都會殿上土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

劫戶槩翻疑有

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

以汙簡札哉

汙烏故翻

間以會日迫促

會日謂三府掾屬會於朝堂之日也

故

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

參考以究其實也

臣聞農夫去

草

去羌呂翻

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

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詰去吉翻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

五處士

處昌呂翻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姓譜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為氏

汝

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曇徒含翻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

考異曰范書徐穉

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在是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

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

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

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不辭免也

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

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家拜太

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

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曄翻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

絲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曬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

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

醲酒畢醲株衛翻醲酒也留謁則去謁猶刺也不見喪主肱與二弟

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聞音問常同被而寢不應徵

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



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

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

悔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嘗蒙徵聘故稱為徵君叩頭謝罪

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勞力到翻帝既徵肱

不至乃下彭城下遐稼翻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

以被韜面賢曰韜藏也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

之閔安之玄孫也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苦身脩節不應辟召

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曇繼母苦烈曇奉之逾謹得

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灋帝又徵

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

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

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

去羌呂翻

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賢曰若忤時強諫死而後

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

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

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

校郎將

列校謂北軍五校尉郎將即三署中郎將校戶教翻

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

侯覽上縑五千匹

上時掌翻下同

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

議誅冀

與讀曰豫

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

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

動內外時災異數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

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梁冀雖恃

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

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搯乙革翻

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

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謂高祖之約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

甫規殺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

之為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不經

御省御進也省悉井翻猶今言省審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

有司逮雲下還稼翻下同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都

也護監也詔尚書總監左右都候劍戟士防送雲詣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使中常

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

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

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

忍周昌不諱之諫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謂暴如商受剖賢人之心也復扶又翻下同

太常楊秉維陽市長沐茂

漢官曰維陽市長秩

四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

帝恚甚

恚於避翻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

蓋三公及尚書奏也

詔切責蕃

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濯龍池在濯龍園中

近北宮

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杜衆

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

戇陟降翻

帝謂霸曰帝欲

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

霸跪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

於是嬖寵益橫太

尉瓊自度力不能制

橫戶孟翻度徒洛翻

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

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

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

朝直遙翻

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

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

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海內傷懼益以怨結

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

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遂因姦計亦取封

侯周永與尹勳同封侯注見上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

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

託其惡以要爵賞要一遙翻陛下不加清徵范書黃瓊傳徵作激徵與澄同譬之

水也若清激則塵翳在上滓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審別真偽列翻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粉墨雜糅糅汝救翻所謂抵金玉於砂礫賢曰抵投也音紙碎珪

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瓊父香為尚書令甚

為和帝所親重荷下可翻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

奏不納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中常侍單超

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十

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護羌校尉段熲擊

破之追至羅亭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斬其酋豪以

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會慈由翻

詔復以陳蕃為光

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

禮翻濟子

負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

百官志十

一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

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

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

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

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教翻

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

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第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

延熹二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二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

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



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衛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十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晏認種書

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 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

稽怒以待之稽與蓄同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斌與彬同結客追

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

曾孫也第五倫歷事光明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

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入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藩屏上國必屏

鄧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

父遵之微功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紹封萬世為南鄉侯更爵尚書令黃雋

先人之紹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緯于貴翻

臣知封事已行封事謂封爵之事也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

止又采女數千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 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

計賢曰貲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

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

餘人偽翻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

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從于對曰陛下為

漢中主中主為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帝曰何以言之對曰

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與讀

是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折而今侍中面稱

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臚陵會

客星經帝坐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坐但臥翻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

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

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博塞之上下

媾黷有虧尊嚴媾私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



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處昌呂翻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

遠于願翻

納謬謬之士則災變可

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

罷

事見上卷賢帝本初元年

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

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

知事本

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

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

來

賢曰太公謂祖父也

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

匿燮

先事而圖之曰豫

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

難乃日翻

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

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賢曰六尺謂年十五

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

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

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

具車重厚遣之重直用翻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

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

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

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

已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

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四節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爲于僞翻丙

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玉具卽玉匣也及

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橫

孟翻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

也徐臥虎唐雨墮臥虎言無人敢撻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徧於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註

范書雨墮作兩墮云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兩按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

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僕從才兄

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

轉其權同音角

虐徧

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

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

近其斬翻濟子禮翻

僕從賓客劫掠行

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

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

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

即日

棄官西歸唐衡兄玳為京兆尹

玳音

素與岐有隙收

岐家屬宗親陷以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方

難乃日翻

靡

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

之

安丘縣屬北海郡

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

敢出

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敘逃難之事

閏月西羌餘眾復與燒

何大豪寇張掖

復扶又翻

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

至日中刀折矢盡

折而設翻

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

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

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出塞二千餘里斬燒

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帥師類翻降戶江翻下同夏五月甲戌漢

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

盛允爲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

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

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爲交趾刺史復扶又翻夏戶雅翻方威惠素

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

零吾種羌圍允街姐音紫又且也翻零音憐種章勇翻允音鉛段熲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

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

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百官志丙

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  
宦者爲之主中宮別處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

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暘爲司徒

考異曰袁紀在去年按祝恬薨後有盛允允

免暘爲司徒相去半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月以

太常沛國劉矩爲太尉初矩爲雍丘令

雍丘屬陳留郡故祀國也

以

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

可忍

恚於避翻

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奉

孝王後

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

紹封河間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

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亭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

原陵光武陵

己

卯京師雨雹

雨于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

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

城縣余據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己酉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捷為屬國夷寇鈔百姓

永初元年以捷為南部都尉為捷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捷

居言

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

師零

公羊傳曰零旱祭也

減公卿已下奉貢王侯半租

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

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大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

章聖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貢吐得翻假借也

占

賣關內侯

占之瞻翻

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

差

緹他弟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

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簡除煩苛禁察非

濼郡中大治

治直吏翻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自若邪山谷間出

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

人齎百錢以

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朝直遙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聽事曰府朝

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

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

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即父老送

寵處為于偽翻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種章勇翻

下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用翻涼州

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熲軍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得進義

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下

獄輸作左校下還稼翻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無

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日庫城也音烏古翻轉相招

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

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復扶又翻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長知兩翻邠悲中翻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

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翻

臣

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宥官

宥而隴翻

備

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

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

水出焉其鳥為餘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鷄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

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即亮翻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

奉灋

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灋使之無反也

前變未遠臣誠

戚之

賢曰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

監古銜翻

十一月規擊羌破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

餘萬

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氏羌寇張

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零音而道

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菴草屋廬寄舍也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晁曰結草木曰菴在野曰廬

涼州復通復扶又翻下同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

涼州刺史郭閔安定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翻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任音而皆倚恃權貴

不遵灋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

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乙丑恭滇音顛復扶又翻

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戊辰虎賁掖門火賁音奔五月康陵園

寢火康陵殤帝陵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

資洽通鑑五十四漢紀孝桓皇帝大中華書局聚

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犇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

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

府丞祿署火百官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

闕火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甯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

通典分甯縣本武甯縣武甯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艾縣

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 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

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犇走零陵

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犇

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

間而進間古莫翻 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

向爽曰掾促去掾俞絹翻 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

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

復爽門閭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

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荊

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顯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辛

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

緄古本翻 考異曰帝紀二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二月重

出誤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

罪先悉薦翻折而設翻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

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

議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

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降

江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

資治通鑑五十四 漢紀 孝桓皇帝 十九 中華書局聚

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滇

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滇音 太尉劉矩免以太常

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他

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惡烏路翻於是

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曰謂以文簿虛降非真

心也降戶江翻帝璽書誚讓相屬屬之欲翻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

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戾乖也舊都懼駭舊都謂長安朝廷西顧臣

振國威靈羌戎稽首稽音啓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

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故恥以片

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賢曰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庶免罪悔前踐

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

陳其過惡執據大辟上時黨翻辟毗亦翻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

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



怨郡守謂之郡將復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是讎

周翻償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擔都如物出於官則文

簿易考易以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

宮姬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鎮烏孫以公主謂武帝以江都王

王昆莫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

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

少將出即亮翻覆軍有五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馬

少詩沼翻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

敗於鷓陰河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

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

而中常侍徐璜左官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

數所角翻

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

前事即誣毀之事也

下之於

吏官屬欲賦斂請謝

下還稼翻斂力瞻翻

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

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校戶教翻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

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暲薨

三月戊戌赦天下

以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

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申平陵園

寢火

平陵昭帝陵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

太守陳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

八月緄坐

軍還盜賊復發免

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

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

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戾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

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旦之時也毀顏謂面有憂色臨于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

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

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

不納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

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

而今枝葉賓客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署官舍也或年少庸人

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

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

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二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

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選稼翻應當斥罷

自以狀言二府廉察有遺漏續上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

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上時掌翻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

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

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

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為于偽翻上時掌翻

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

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元帥謂度遼將軍也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

宜充舉事者願乞宥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

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使疏吏翻西州

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寃者甚眾會滇那

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滇音顛種章勇翻幾居希翻乃復以熲為

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橫戶孟翻上疏曰按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賢曰璫以

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朝直遙翻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

弟親戚並荷榮任荷下可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

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

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

被聖化矣被皮義翻帝不納後穆因進見見賢遍翻復口陳曰臣

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

賢曰省覽也省悉并翻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賢曰傳通也皆用姓族

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

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

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賢曰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數所角翻穆素剛不得意

居無幾憤懣發疽卒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七

起闕逢執徐盡柔兆敦牂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

賢曰說文云邠穎川縣也

漢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考異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

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

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

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

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進酹哀哭而去

穉直利翻復扶又翻

酌盧對翻醮祭以酒沃地曰酌

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喪宰典喪者也宰曰

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衆曰

必徐孺子也

徐孺字孺子先悉薦翻衣於既翻

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

為于偽翻

冏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

容還以語諸人

語牛偽翻

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

失人

論語載孔子之言

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

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食讀曰飢衣於既翻

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

也

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也

亦以孔子之言語諸人蓋以甯武子充徐孺子

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

時人莫識陳留符融

符姓也此符從竹從付非草付之符

一見嗟異因以

介於河南尹李膺

古者主有儼客有介孔叢子曰士無介不見介因也

膺與相見曰

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專秦字其聰識通

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傳夏戶雅翻遂與為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

千兩兩音亮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焉自維陽歸太原渡河而西北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好呼到翻周遊郡

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

踞相對賢曰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言平坐踞傲也容獨危坐愈恭危坐正襟

盡前而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饌雞碗翻又雞

戀翻泰謂為己設容分半食母餘半皮置食讀曰釵毛晃曰板為閣以藏物曰

皮舉綺翻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賢曰草蔬也飯父遠翻泰曰卿賢哉遠

矣既言賢哉又言遠矣言其賢去常人甚遠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

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賓旅猶言賓客也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

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卒子血翻鉅鹿孟敏客居太原

資治通鑑五十五漢紀孝桓皇帝一中華書局聚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荷下可翻甑子孕翻譙周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周官考工記甑實二甗註云六斗

四升曰甗古者陶而為甑釋器云甗謂之甗甗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甑為甗涼州人謂甑為鈔甗即甑字

泰見而問

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决與之

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申屠蟠

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

鄢陵縣屬

穎川郡師古曰鄢音偃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於建翻賢曰門士即門卒少詩照翻

泰見而奇之其後皆

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

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經師

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易以歧翻

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灑所賣翻

又山寄翻掃悉報翻

泰許之泰嘗不佳

謂體中不佳微有疾也

命昭作粥

粥成進泰泰呵之曰

呵責怒也音虎何翻

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

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

偽于

重直龍翻復扶又翻

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

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為郡

學生犯灑見斥泰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

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

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黎上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杜預註曰黎上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

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

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

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載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 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論

曰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又語曰顏回好學不貳過遽求於翻瑗于眷翻 況其

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避翻 原納其言而去或有

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賢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

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也 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

露衆人咸謝服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

隱不違親賢曰介推之類貞不絕俗賢曰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始五十卷安帝

建光元年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

匹嘗勸之仕漢元謂漢初也匹儻也等也偶也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

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卒子恤翻

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誘音酉徐穉以書戒之曰大

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賢曰顛仆也維繫也喻時

將衰季非一人所能救也尹焞曰栖栖猶皇皇也處昌呂翻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濟子禮翻泰見而謂曰卿高才

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

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

姻爲于僞翻從才用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



妻允妻夏侯氏允黜其妻欲婿于袁也妻請大會宗親為別因於眾中攘

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當時清議為何如哉數所

具翻慝吐得翻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

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

生日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

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否音副以為與奪符融謂李

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行下孟翻下同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

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仇姓譜仇姓

宋大夫仇牧之後行下孟翻下同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蒲亭屬陳留郡

縣考城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

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賢曰落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耕耘以時此

資治通鑑五十五漢紀孝桓皇帝四中華書局聚

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

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

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

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

元感悟卒為孝子為于偽翻卒子恤翻考城令河內王奐署香主

簿考城縣屬陳留郡故留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鷹鷂以鷲擊為事左傳見無禮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少

詩沼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

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賢曰時奐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乃以一月奉資香奉讀日俸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

之書姓名以自通求見曰刺秦漢之間謂之謁因留宿明日泰起下牀拜之曰

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賢

宴安也朱子曰宴居間暇無事之時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

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  
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三月癸

亥隕石於鄠

鄠縣屬扶風鄠音戶

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荆

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

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

宿賊言積久為賊者

尚窮追

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

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

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

少未易可進

易以鼓翻

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恣聽射獵

申令者既下令而申言之申重也

兵士喜悅大小

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

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

以失火自咎責也勞力到翻

因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

少少詩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

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復扶吏士乘

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延熹五年尚刺荆羣寇悉定

封右鄉侯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

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

求費役不可勝極勝音護駕從事桂陽胡騰上言護駕

天子無外春秋公羊傳乘輿所幸即為京

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

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荊州刺史得察舉所

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

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

位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入奉宿衛出牧百姓

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斷丁於是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擊當前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

駕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汝陽

縣屬汝南郡武原縣屬彭城國 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矜潔少

所與 少詩 沼翻 以此為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妹益陽

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 從才用翻 長知兩翻 左右益忌

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 寇氏本上谷昌平人 吏承望風

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

劾榮以擅去邊 刺史蓋幽州刺史也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

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

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

女子七月生齒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 賢

說文曰批側擊也批音片支翻余案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詩曰營營

前書音義批音蒲結翻抵諸氏翻 青蠅能 青蠅止于樊豈第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

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資 洽 通 鑑 五十五 漢紀 孝桓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發投杼之怒

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

殘詔之吏張設機網並驅爭

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

謂翦伐松柏如人之髡剔也

欲使

嚴朝必加濫罰

朝直遙翻

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

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救可濟之人

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

賢曰春夏生長萬物故不宜怒爲于僞翻

下下淹恚不爲歲時怠

滯怒淹恚言怒恚積蓄久而不化也恚於避翻

遂馳使郵驛

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途追臣

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極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

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

漢求季布

事見十卷高祖五年

無以過也臣遇

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

賢曰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

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賢曰甫始也力甚也

止則見掃

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

而無以自覆

覆敷救翻

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



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遠于願翻如臣犯元惡大

慙賢曰慙惡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慙徒對翻足以陳原野備刀鋸賢曰鋸刑也國語

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

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禮周

秋官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懷來

棘取其赤心外刺而闔闔九重賢曰闔闔天門也重直龍翻陷窅步設舉趾觸

罟罟賢曰窅阬窅也說文罟免網也罟亦免網也音浮嗟動行絳羅網絳古賣翻罟也無緣至

萬乘之前乘繩證翻永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

復扶又翻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

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

下又使穿井舜為置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難乃曰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

之謗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我辭姬必有罪遂縊

資治通鑑 五十五 漢紀 孝桓皇帝 七 中華書局聚

而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

責朝直遙翻塞悉則翻願陛下勾兄弟死命賢曰勾乞也音蓋使臣一門頗

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

省章愈怒先悉薦翻省悉并翻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

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竇武上書皆言梁孫寇鄧之誅今置

此於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賢曰史記

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為周守藏吏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苦音戶又如字

勃海王悝素行險僻悝苦回翻行下孟翻多僭傲不灑北軍中

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

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

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悝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賢曰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剽匹妙翻內荒酒

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朝直遙翻

同必有羊勝伍被之變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州

司不敢彈糾州司謂州刺史之屬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

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不忍遏絕恐遂滋蔓滋長也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為害

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灋處昌呂翻灋決罪定

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少詩沼翻如是

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

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為不道帝紀曰惺謀反有司請廢之

詔貶為瘿陶王食一縣賢曰瘿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瘿陶縣西南瘿於鄧翻丙

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校戶教翻千

秋萬歲殿火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

貪婪婪盧含翻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

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重直用翻秉因奏

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操七刀翻附會者因公褻舉違忤者求

事中傷性五故翻中竹仲翻居灋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

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

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

復扶又翻近其斬翻昔懿公刑邴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

參乘卒有竹中之難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

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鄆以鞭扶職職怒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弑公納諸竹中邴音丙又彼覽宜急屏斥投

畀有虎畀與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屏必鄂翻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

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賢曰召秉掾屬問之

詰去吉翻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

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

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載寺人披之言此經典也

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

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

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

斂力瞻翻

賓客放縱

侵犯吏民官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

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

東武城屬

清河郡據宦者傳瑗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上時掌翻

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衡襲

封者並降為鄉侯

考異曰楊秉傳南巡之明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年矣宦者傳韓續奏具瑗瑗坐奪國

為鄉侯與秉傳所云削瑗國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子弟分封者悉奪

爵士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帝多

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

驅役

者嬖倖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為之使者也復扶又翻

而鄧后恃尊驕

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

更工 衡翻

癸亥廢皇后

鄧氏送暴室以憂死

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

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

下遐 稼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姐且也翻 又音紫

三月辛

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

宛陵縣屬 河南尹

臧

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

賢曰溷 軒廁屋

亦載之以歸河南

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

反坐按其罪而不得

行反自 坐罪

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

考致其死

考鞠而致其死 罪也緄古本翻

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

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

固障 固也

州郡不敢

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

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

安陵 惠帝

也陵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

壞音 怪

特留雒陽王渙密



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

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

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

立循嗣繼體傳爵順帝陽嘉四年著令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又嬖女充積冗食

空宮無事而食謂之冗食冗而隴翻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

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

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要一遙翻父兄相代

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好呼到翻

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

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諫道謂言路也博觀前古遠佞邪之

人遠于願翻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

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

前復扶又拜為議郎 荆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

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循棄城走任音賊眾遂至

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

編木為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郡中惶恐掾

史白球遣家避難難乃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

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孥音奴沮在呂翻復言者斬乃弦

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刻車弩之類賊

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

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步

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

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為荆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

為賊所執及任循皆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

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尚懼爲己  
負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

徵磐下廷尉上時掌翻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

獄方更牢持械節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刻約處也按張磐會赦得原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

而君不出可乎會何赦也六年二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月赦後此二年今從帝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

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濼有是非磐實不辜

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

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以傳車召致廷尉也傳株戀翻又直戀翻面對曲直足

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

廷尉以其狀上上時掌翻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

先有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

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

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降戶封潁都鄉侯 秋

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

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暢龔之子也王龔事安帝為公嘗

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

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破其家業也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召讀曰邵皆以溫厚為政

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

聞音問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光武起於南

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故云然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

賢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

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孳孳猶汲

汲也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載子夏之言陶音遙化人在

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

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賢曰畝十錢也余據宦者傳張讓等說靈

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

之子也劉愷以讓國重於時位至公郎中竇武融之女孫也有女為

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帝帝將立之為后司隸校尉

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漢立飛燕循祀泯

絕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宜思關雎之所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

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遠于願翻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

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為皇后

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黃

門北寺火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數所角翻下同

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

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將即亮翻竊

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

灋賢曰肆陳也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

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于為

偽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賢曰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此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

命事見二十七卷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祐

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賢曰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數所角翻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膺為漁陽太守為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遼將軍則

屯并部是其著威遺愛之地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復扶



又翻下同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

威嚴逃還京師野王縣屬河內郡而河內郡屬司匿於兄家

合柱中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

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

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

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

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

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屏必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

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阨

阨丈爾翻壞也而膺獨持風裁賢曰裁音才代翻以聲名自高士有被

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賢曰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

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薄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為龍被皮義翻

徵東海

相劉寬為尚書令寬崎之子也

劉崎專順帝為司徒崎仁宜翻

歷典三

郡

賢曰東海王疆曾孫臻之相也按寬傳云是年自東海相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

在倉卒

卒讀曰倅

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

古者鞭用生皮為之

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

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

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爽言正指帝多內寵也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

其氣也施式智翻

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

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

罔或克壽尚書無逸之辭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

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賢曰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喪息浪翻臣竊聞

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從才用翻從官謂後宮有

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復扶又翻下同空賦不辜之民以供

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塞悉則翻故感

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

使成妃合妃讀曰配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司

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戶謂著戶籍於官者也滅戶則無老無弱

皆死於饑無復遺種也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

度遼將軍規自以為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

見聽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

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遠于願翻當急舉奏芳曰

威明欲避第仕塗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并州刺史所部也皇甫規字威明賢曰言欲歸第避仕宦之途也

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

偽翻

何能申此子計

邪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禮子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徒

庚

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

罽居例翻西夷織毛為布

日罽

淳金釰器

釰去厚翻說文金飾器口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史言其非禮坐

祖臥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

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

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

詛莊助翻

於是上郡

沈氏安定先零諸種

種章勇翻

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

其毒

被皮義翻

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護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

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度遼將軍及護烏桓校尉營也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為蠡吾

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朝直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二家賓客互相

譏揣揣初委翻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爲譏議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爲功曹

瑨卽刃翻晁音質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朝郡朝也

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朝直遙翻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

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資用爲吏滂寢而不

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零仰曰范

滂清裁賢曰裁音才代翻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

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

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孟博范滂字也諾者隨言而應

無所違也畫諾猶畫可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公孝岑字也

嘯吟也言但坐而吟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

彪為其冠冠古玩翻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衡翻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

尚否音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者履不躡

也跟宛有富賈張汎者宛於元翻賈音古張汎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暉傳與

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

得顯位用執縱橫鏤郎豆翻好呼到翻遺于季翻橫戶孟翻岑暉與賊曹史張

牧賊曹主盜賊事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

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

趙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丁度

集韻瓚職日翻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

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者因緣譖訴瓚瓚帝



大怒徵璿瓚皆下獄

下選稼翻

有司承旨奏璿瓚罪當棄

市山陽太守翟超

翟長伯翻

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

覽家在防東

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

百姓覽喪母還家

喪息浪翻

大起塋冢

塋音營

儉舉奏覽罪而

覽伺候遮截

截昨結翻後乃作截

章竟不上

上時掌翻

儉遂破覽冢宅

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

復扶又翻御進也謂其奏不得進也考異曰袁紀

儉行部下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儉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木刊雞大器物悉無遺類苑康傳亦云張儉殺侯覽母按

其宗黨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怒之徵詰廷尉坐徙日南案侯覽傳云覽喪母還家陳蕃傳云翟超沒入侯覽財產坐髡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不止徙日南也侯

覽傳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誅黨人在其年致此誤耳

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

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

暠古老翻

遂將吏

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

將即亮翻射而亦翻

東海相汝南

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掾史以

資治通鑑五十五 漢紀 孝桓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暴步木翻於是宦官訴冤於

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校戶教翻太尉陳蕃

司空劉茂共諫請璿瓚超浮等罪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矩按時胡廣為

司徒非矩也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復扶又翻

同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

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

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難乃日翻陛下超從列侯繼

承天位賢曰言帝以蠡吾侯卽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

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

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

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賢曰五侯謂胤讓淑忠戰與冀同時誅事

見冀傳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

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

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去羌呂翻

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說文曰悄悄恚忿也悄悄繁年翻而小人道長熒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長知兩翻爲于偽翻必加刑譴已爲過

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

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

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從子用翻橫戶孟翻沒財

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

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

重賞申屠嘉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董宣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未聞二臣有專命

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惡鳥路翻妄相交構致此

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

之源

嘯與啼同塞悉則翻與讀曰豫

引納尚書朝省之士

朝直

簡練清高

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

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

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

為罰星也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

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灋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

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旁

竹柏葉有傷枯者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書雒陽城傍竹柏枯傷誤也

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

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

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

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

而陛下受闞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

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

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

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

見族滅賢曰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

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事見上卷二漢興

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

妻誕致十子史記太妃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

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

刑以廣螽斯之祚螽斯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也案春秋以來及古

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

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

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

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

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

孰為來哉蓋以為異也見賢遍翻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間讀曰閑省悉

井翻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好呼到翻下同

殷紂冒色有蘇氏以妲己女之妲當割翻葉公好龍真龍游廷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謂已受熏腐之刑得罪於天者也陛下愛待兼

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為于偽翻又聞宮中立黃老

浮屠之祠賢曰浮屠即佛也聲之轉耳謂佛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

惡殺省慾去奢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今陛下耆欲不去耆讀曰嗜殺罰

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

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賢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其守



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

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單與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

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

後宮始置之耳數所尚書承旨承旨謂承宦奏楷不正

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背蒲妹翻造合私意合音

也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灑下還收送雒陽獄

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

寇論刑司寇二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

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好呼常躬自禱祠由

是其灑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志符

百石為符節臺率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甚切厲

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

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

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賢曰望怨也余謂望責望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左傳之文相息亮翻累力瑞翻

公孝以

要君致釁

要一遙翻

自遺其咎

遺于季翻

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

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

新息縣屬

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長知兩翻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驗掾吏欲引南

引南者引車南行者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

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

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

首式救翻

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

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河南張成善風

角

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

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考

異曰黨錮傳云膺為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

伎渠綺翻

帝亦

頗訊其占

也訊問

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

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

朝廷

更工衡翻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誹非也

疑亂風俗

考異曰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

於是

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下還稼翻下同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

同忿疾案經三府

案文案也以考驗為義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

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

左傳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豈有罪名

不章而致收掠者乎

掠音亮

不肯平署

賢曰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

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都官詔獄所未有也下

還稼翻

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

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

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

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

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賢曰帝謂天也陶音遙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

復扶又翻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日袁紀

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書蕃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

閉隔或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在建

寧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書也又袁紀

無陳蕃免事靈帝即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按蕃免後有太尉周景

蓋袁紀誤也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染謂獄辭所汗也逮謂連及

也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與讀

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

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

附也薦張奐事見上卷六年張鳳上書事見五年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

密素與李膺各行相次行下孟翻下同時人謂之李杜故同

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百官志凡郡國守相常以春行所主縣勸

民農桑振救乏絕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

高密縣屬北海國

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恤翻後密去官還家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

掃軌賢曰軌車迹也言絕人事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

清高士劉勝字季陵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位為大夫謂在朝列也見禮上賓謂郡守接遇之也而知

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賢曰寒蟬謂寂蟬寂漠而無聲也楚辭曰悲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多九月以光

祿勳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以光

祿勳汝南宣豐為司空性謹宣以諡為氏以越騎校尉竇武

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兩宮謂天子及皇后悉散與

資治通鑑 五十五 漢紀 孝桓皇帝 二 中華書局聚

太學諸生及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

白居大翻與也施式歧翻

由是衆譽歸之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

降戶江翻

凡二十萬口

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

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

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抄楚交翻

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

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

夫音

扶濊音穢貊莫百翻

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

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

之

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蓋盡有匈奴故地敦煌徒門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八起強圍協洽盡重光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是年六月始改元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翊掠雲陽

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同官縣本漢殺翊縣地雲陽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零音隣殺音丁活翻又音丁外翻翊音詡

當前諸種復反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熲擊之於鸞鳥熲高迴翻鸞音藎鳥

讀曰大破之西羌遂定夫餘王夫台寇玄菟夫音扶菟同都

翻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守式又翻夏四月先零羌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漢紀 孝桓皇帝 中華書局聚

寇三輔攻沒兩營

兩營京北虎牙營扶風雍營零音隣

殺千餘人

五月

壬子晦日有食之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

黨人言者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為于偽翻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

解

賈彪穎川定陵人自穎川至雒陽為西行

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

魏郡霍諝等

說輸茂翻諝私呂翻

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

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

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

譎古穴翻喪息浪翻

今不慮前事之失復

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

難乃日翻

必將復及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

謂望夷宮之事也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

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

無效驗

謂自去年興獄至今今年事終無其實也校戶教翻

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

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

高古契字音息列翻

而虛為姦

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

澄省

澄清也省察也省悉并翻

時見理出

賢曰時謂即時也

以厭神鬼喁喁之

心

喁魚恭翻

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

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緄古本翻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

考異曰武傳

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

尚書郎張陵媯皓

媯俱為翻姓諧媯帝舜之

後

苑康

姓譜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

楊喬邊韶

陳留風俗傳邊祖于

宋平公子戌字子邊又左傳周有大夫邊伯

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

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

饕吐刀翻餮他結翻

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

否音鄙譽音余

寶愛天

官唯善是授

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

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

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見見賢編翻

夫

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

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上時掌翻為于偽翻下同帝意

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賢曰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甫以次辯詰曰卿

等更相拔舉更工衡翻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賢曰探湯喻去之疾也見論語探吐南翻滂欲使

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

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

齊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維陽東北杜佑曰偃師縣有首陽山甫愍然為之改

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註周禮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桎之曰翻梏工沃翻李膺等又

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

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

錮終身考異曰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案陳蕃以訟李膺免即膺等下獄

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紀為兩無范滂往候霍

所用故去之又故書三府為王府劉攽曰當為三府范滂往候霍

諂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請

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

夫迎之者車數千兩兩音亮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

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

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還據翻郡國所奏相

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上時掌翻詔

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掾俞絹翻

賢曰續漢志每州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戀翻坐傳舍召弼而責余謂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

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史弼也詔書疾惡黨人惡烏路翻旨意懇惻青州

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

天下賢曰疆界也理正也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記王制曰凡居民財

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翻前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

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它郡自有平原自無

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

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相息亮翻所不能

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郡僚職謂郡諸曹掾史也遂舉奏弼

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朱

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會工外翻邊韶陳留人

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數所角翻帝愛其才貌欲妻以

公主妻七細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秋

八月巴郡言黃龍見見賢遍翻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

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

美故上之上時掌翻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

不聽 六月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

零音憐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



首虜萬餘人

由翻

三州清定

時與督幽并涼三州

與論功當封以

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

與辭不受請徙屬弘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與

有功特許之

與燉煌淵泉人

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

猛有謀羌胡畏之

董卓事始此

十二月壬申復瘳陶王

惺為勃海王

惺敗事見上卷延熹八年瘳於鄆翻惺苦回翻

丁丑帝崩于德陽

前殿

年二十六

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

既立御見甚稀

見賢遍翻

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

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

召侍御史河間劉儵

儵式竹翻

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

稱解瀆亭侯宏

賢曰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杜佑曰義豐漢之安國縣也

宏者河間

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

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

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

亮翻

奉迎宏時年十

二

考異曰范書云卽帝位年十三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二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

諱宏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宏之字曰大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

考異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立

靈帝後今從之前太尉陳蕃為太傅

考異曰帝紀拜蕃太傅在卽位後傳在前緣有蕃責尚書等語故

知從傳是也

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三人謂

時新遭

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

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賢曰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余

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之文言人主雖死亡事之如生存也

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

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

多難予又集于蓼小雅曰或息偃在牀

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

怖普布翻

皆起視

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

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改元 二月辛酉葬

孝桓皇帝于宣陵賢曰宣陵在維陽東南二十里廟曰威宗 辛未赦

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去年熲定西羌而東羌

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

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年規薦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間羌之叛服無常

降戶江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

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

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

叛逆數所角翻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

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躊躇猶豫也又住足也當慮外

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復扶又翻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

種章勇翻下同

近居

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

從子容翻

而久

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復扶又翻下同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

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

千兩

兩音亮

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

四億

賢曰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曰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

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

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事見五十二卷安帝元初五年

永和之末

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事見五十二卷冲帝永嘉元年

費耗若此猶不

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

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駑音奴

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上時掌翻

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賢曰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

義山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曰平高縣即漢之高平也虜兵盛頰眾皆恐頰乃

令軍中長鍬利刃范書段熲傳作張鍬利刃長矛三重重直龍翻挾以強

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

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呼火故翻眾皆應聲

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

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

綵物增助軍費百官志中藏府令屬少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調徒弔翻藏沮浪翻拜頰破

羌將軍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沈約曰孝元皇諡法所不

載今按周公諡法能思辨眾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靖民則法曰元夫人夏氏為孝元后

夏戶雅翻考為孝仁皇諡法貴賢親親曰仁尊帝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皇祖解瀆亭侯淑也皇考侯萇也賢曰慎園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爲一一皇陵

夏四月戊辰太尉

周景薨司空宣艷免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

樂音洛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以太中大夫劉矩爲太

尉六月京師大水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

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

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氏之親而爲封國之名

兄子紹

爲鄠侯

鄠音戶

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

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說輸足下之

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

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

次建之何勳之有

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沖質短祚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桓帝無嗣又以肅

宗玄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以族屬之遠近寫爲圖也牒譜第之也

豈可橫叨天功以爲

己力乎

橫戶孟翻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

八尺二寸

長直亮翻

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



少詩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昌音植侍講積年

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

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偽翻臣

雖無素潔之行行下孟翻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云受爵

不讓至于已斯亡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

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上時掌翻竟不受封段

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經註云橋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晨夜

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賢曰即上郡奢延縣界也水經註奢延水

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于河洛川在奢延水南賢曰令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余攷鮮水既捷乃

追戰於靈武谷此鮮水非甘肅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賢曰靈武

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羌遂大

敗秋七月熲至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餘寇四千

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

羌雖破餘種難盡種章勇翻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

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下還嫁翻熲復上言臣本

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復扶又翻下同輒乳充翻柔也所以比陳愚

慮比毗至翻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

宜用招降降戶江翻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

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

云臣兵累見折劔賢曰傷敗曰劔音女六翻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

誅盡賢曰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

野傷和致災汚烏故翻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

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

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票匹妙翻發冢露尸禍及生

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

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欲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澍音樹又音注時雨也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

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

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杜佑曰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

郡地屬之欲翻

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劔案

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桓帝延熹九年奐督三州

營二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賢曰獷惡貌也音各猛翻

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

左傳臧會卜為信與僭杜預註曰僭不信也

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

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降者二萬餘人徙之金城置金城屬國以處之令使也音零

煎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

賢曰鯁與梗同梗病也大

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

為羌所創毒

數所角翻下同創初良翻傷也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

降戶江翻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

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杜預曰燼火餘木也將向殄滅臣每奉

詔書軍不內御賢曰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卒子

也終一以任臣臨時量宜量音亮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

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

有力焉事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八年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

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

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

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

賢曰女尚書內官也嬈音乃了翻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

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數所角翻朝直遙翻蕃私謂武曰曹節王

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操千高翻濁亂海內今不誅之

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

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

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況今石顯

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

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為于偽翻塞悉則翻武乃白太后曰故事

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省內謂禁

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者諸署也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與讀日預子

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匆匆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

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漢元漢初也世有宦官但

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

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

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故

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

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

下公乘秦爵也此以爵為氏乘繩證翻附從者升進忤逆者

中傷忤五故翻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朝直遙翻謂舉朝之臣也沉沉

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量音良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

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

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文將也上星上相也太微天子庭也

侍中劉瑜素善天官天官即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後之天文志惡之惡烏路翻上

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

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

速斷大計斷丁亂翻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

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



親小黃門山冰代之

姓譜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

使冰奏收

長樂尚書鄭颯

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樂音洛下同

送北寺

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

復扶又

武

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節

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

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

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袁紀作辛亥按長歷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

亥今從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

盡見族滅因大呼曰

呼火故

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

張亮等十七人

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從才用翻共音龔

喙血共盟

喙色

謀

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

切切猶言迫急也

請出御德陽

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

信閉諸禁門

賢曰梁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梁傳審印信然後受也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

詔板所謂尺一也

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

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

謁者掌守門戶文帝自代邸入立有謁者十人持戟

衛端門是也維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

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

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

共射殺使者

射而亦翻

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

維陽都亭也校戶教翻

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

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

明門

難乃日翻

考異曰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

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到尚書門攘臂呼曰

呼火故翻

大將軍

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謂武子機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鄂侯紹弟靖封

西鄉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

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謂此非不道而何公為宰輔苟相阿黨

復何求賊復扶又翻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

遂執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據

袁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從才用翻騶側尤翻賢死老魅

魅明祕翻物老而能為精怪曰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稟給也假

借也不俯九翻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

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

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天且明也王甫

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將

即亮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陳讀曰陣甫兵漸

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

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府營

謂五營校尉府也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降戶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梟工

江翻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

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

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會工遷皇太

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

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姓

巴巴國之後後漢又有楊州刺史巴祗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

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肅勃海高城縣人縣令見肅入

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

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被

義翻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育陽縣屬南陽郡王甫遷中常

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音共

龔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

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喪息浪翻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

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桎梏之日翻

掠音亮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

武尸行喪掾俞絹翻斂力膽翻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

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共匿之於

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

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

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臚陵如翻

羽况翻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

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聞人姓也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

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濊音穢貊莫百翻

是

歲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烏桓大人上谷

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

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音七笑翻

右

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史言烏桓強盛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

月乙巳尊爲孝仁皇后居永樂宮

樂音洛

拜其兄寵爲

執金吾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夏四月壬辰有青

蛇見於御坐上

見賢遍翻坐徂臥翻

癸巳大風雨雹霹靂

霹靂震霆也考異

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年四月壬

辰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奐傳論陳竇薦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

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

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

乃動威

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



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義翻妖眚之來皆為此

也為于偽翻宜急為收葬為于偽翻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

蠲除蠲吉玄翻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

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賢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

今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

惡烏路翻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

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

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扶

用翻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詩小雅無羊之辭鄭玄註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

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

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

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

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

前世以為美談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

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凱風慰母之念

舜書

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辭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雷亦由於茲

雨于具翻

又故太傅

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

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

離遭也

蕃身已往人百

何贖

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

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

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賢曰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劭

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據是年聞人襲已代劉矩為太尉餘三公亦不與賢

註合斷丁亂翻折而設翻鍊音速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

右惡其言

惡烏路翻

出為廣陵府丞

府丞即郡丞也

去官歸家曹節

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

掠音亮

帝

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

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

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賢曰洪範

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

割艷妻之愛

賢曰艷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艷妻煽方處別彼

列翻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五月太尉

聞人龔司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

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躡為司空躡素附諸

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

說輸芮翻 降戶江翻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

廩必當復為盜賊又翻不如乘虛放兵放兵謂縱 兵擊羌也執必

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魏

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 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遣騎司馬田晏假司

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夏戶 雅翻羌眾潰東犇復

聚射虎谷復扶又 翻下同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

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

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蟠冢山西 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

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 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

虎谷頰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 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頰兵所追復欲西犇出塞

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賢曰 西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之廣古曠翻 長直亮翻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

東山

上時掌翻

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

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

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

帥所類翻

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

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

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

畜許又翻

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

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周書泰誓之辭亶誠也

夫

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

樂音洛惡鳥路翻

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

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

之處之四裔

裔邊也處昌呂翻

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

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

否音艾

讀曰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

縣所侵冤故也

侵冤者為所侵刻而銜冤

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

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

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

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

段紀明之為將

段頴字紀明犯太宗嫌諱故稱字

雖克捷有功君子所

不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

夏戶雅翻

州郡討平之

丹楊

山越圍太守陳黃黃擊破之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蓋自

此始其後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初李膺等雖廢錮

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天

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

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

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余謂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

榜猶言表揭也更工衡翻

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翌

翌范書作昱

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

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行下孟翻

張儉翟超岑暉苑

康

翟萇伯翻暉之曰翻

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

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賢曰導引也言謂所宗仰者

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

風俗通曰

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陳留秦周

魯國蕃嚮

賢曰蕃姓也音皮

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

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

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

下遐稼翻

侯覽怨張儉尤甚

以破其家宅也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覽鄉人朱並

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

刊章捕儉等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

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

寓荀翬翟超劉儒范滂等賢曰鉤謂相牽引也請下州郡考治下

稼翻治直之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

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

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軌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謂法也為人臣而欲圖危社稷謂之不法誠是也

而諸閹以此罪加之君子帝不之悟抵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者閹又甚焉悲夫或謂李膺曰可去

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

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被皮義翻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錄記也牒籍也時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計各錄

記其姓名於譜牒

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

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

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鄉縣光武以來歛有平羌之功改爲征

羌侯國以封之因名爲滂縣人也賢曰傳驛舍也音知戀翻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南

伏牀而泣一縣

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

爲于

卽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

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塞悉則翻累力瑞翻

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

以供養

仲博滂弟字也供俱用翻養羊尚翻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

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

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

相息亮翻

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李杜謂李膺杜密

既有令名復求壽

考可兼得乎

復扶又翻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

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

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

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行下孟翻宦官一切指為黨人

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牛解翻州

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離與罹同遭也其死徙廢

禁者又六七百人廢禁謂廢棄而禁錮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

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為于僞翻詩大雅瞻卬之辭毛氏曰殄盡也瘁病也

粹似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異曰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竇袁紀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詩小雅正月之

以為哭三君八俊今從之泰雖好臧否人倫好呼到翻否音鄙而不為危言覈

論覈謂深探其實也刻覈也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處昌呂翻張儉

亡命困迫望門投止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莫不重其名行行

孟翻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考兩漢志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操千高翻篤引欽就席

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

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

矣賢曰明廷猶言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

子然家戲許宜翻姓譜伏戲氏之後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

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

郡縣為之殘破偽于偽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

遇賢曰抵歸也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

相收褒融送獄相息亮翻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

也當坐謂自保無它而納儉因舍止而藏匿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

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任音壬長知兩翻妾當其辜一門爭死

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讞請也上時掌翻讞音宜桀翻詔書

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

四儉傳云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縣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夏馥聞張

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汗烏路翻一人逃死禍

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須與鬚同入林慮山中

慮音廬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瘁似醉翻積

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

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

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

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

陽何顓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顓魚容翻被皮義翻乃變名

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

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

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



術據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審端徑術之術音遂又據說文術邑中道讀從入聲則二音皆通隗五罪翻逢隗皆有

名稱少歷顯官稱尺證翻少詩照翻時中常侍袁赦考異曰袁紀作袁朗今從范

書袁隗傳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

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賢曰說文

曰駟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駟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穀賤者之車袁紹事始此黨錮既死而誅宦官者二袁也人不為善而欲去害

己者天其許之乎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少有操行俠戶頰翻

從才用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數所角翻閔

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

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

即晉之三郤矣先公謂袁安也三郤謂晉大夫郤錡郤犢郤至也郤氏世為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權

為厲公所殺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

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

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賢曰訐謂橫議是非也訐居謁翻朝直遙

翻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折而設翻下還稼翻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曰呂呂翻復扶又翻橫戶孟翻為于偽翻篲祥歲翻卒有坑儒燒

書之禍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四年三十五年卒于恤翻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碭音唐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

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

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坤之六四

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羣陰既盛故當括囊

以避禍夫以五陽決一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故可揚于王庭以聲

小人之罪 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

口舌救之臧否人物

橫戶孟翻 否音鄙

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撩連條翻

蹀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

被皮義翻

禍及朋友士類

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殲息廉翻

夫唯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

以尹吉甫美仲山甫者美郭泰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

謂申屠蟠得豫之六二幾居希翻

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

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

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上時掌翻

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

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

降之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

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熲古迴翻郭璞曰蓐席也

與將

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樂音洛

所嚮有功

夏四月

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七月

司空劉躡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 姓譜黃帝

葬橋山子孫守冢因氏焉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

下獄死 屬之欲翻下還稼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

潯人十餘萬 萬震曰烏潯之地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賢曰烏潯

敵如故劉昫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潯開置七縣即此也杜佑曰烏潯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

安南府北朔寧郡管潯呼古翻 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 涼州刺史

扶風孟佗 賢曰佗音馳 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

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車師前

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 以元年疏勒弑其王也任音壬敦徒門翻校戶孝翻龜茲音上慈

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

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 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初中常侍張讓有監

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 遠翻 孟佗資產饒贍 贍而 與奴

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言其汎愛無有遺者奴咸德之問其所

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為于偽翻時賓客求謁讓

者車常數百千兩兩音亮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

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鑿羊茹翻賓客咸驚

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遺于季翻讓

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聞

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大疫司徒許訓

免以司空橋玄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豔

為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

為皇后后執金吾鄴之女也 司徒橋玄免以太常

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太

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

宮親饋上壽朝直遙翻饋進食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

寃數所角翻為于僞翻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共居用翻養羊尚翻曹

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帝母孝仁董太后所居也樂音洛下

獄死下退椽翻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